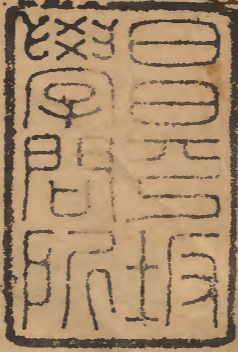


晉書



漢書門類		五五九一號	四函	六架	二冊
------	--	-------	----	----	----

漢書類		五五九一號	二冊	二函	九架
-----	--	-------	----	----	----

自五十一
至五十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91
冊數	24 (11)
函號	280 24

十一



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摯虞 束皙

王接

二

卻詵 阮种

華譚 袁甫

三

愍懷太子通 子彪 臧尚

四

陸機 孫極 陸雲 弟耽 從父兄喜

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潘岳 從子尼 張載 弟協 協弟元

六

江統 子彪 惇 孫楚 子衆 洎 纂 纂子統 綽

晉書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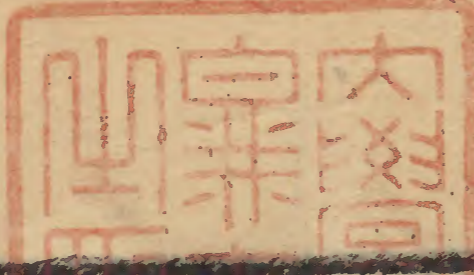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淺草天庫

氏圖印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入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為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十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

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
利事官執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
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
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
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
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
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
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
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
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
益也然則一本無則字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
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福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

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
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
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
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
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
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
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
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
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
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
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

景元初

釋勸論

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孽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

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旣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序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迂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

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
聖朝之虚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
闈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
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
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麟辭容服之光榮抱弊褐之
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
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
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
薄群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
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
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
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

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
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別而齊寧蠡種親
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捐義放誠一虛
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
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直苟榮朝夕之
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
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
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
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
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遜者無所
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
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

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
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於布衾干木偃
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
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
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
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
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
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
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
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
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
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

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
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
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
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厄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
人網不閉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
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
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
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
當暑煩煩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
今困劣救命呼喻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
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
御故邵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

器況臣糠糲糝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費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交淺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

咸寧初

篤終之文

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謚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墮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

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將金環或捫腸求珠王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

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葦理難今故痛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遽條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阮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牀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條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

太康三年

子方回
永嘉初
避亂荆州

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者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廩代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謂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廩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廩迎杜弢真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一作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

方回遇害

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
 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宵兮氏仲任之洪裔敷華穎於末
 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
 焉行兮乘太虛而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
 以為衣兮襲采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燦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
 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
 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壘
 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以練
 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
 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恨天晷之有度聆鳴蜩
 之號節兮恐墮葉於凝露希前軌而增騫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
 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一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

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曩三后之在天兮歎聖
 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
 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輿兮
 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
 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
 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
 為衛兮六氣紛以成群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廝徒
 於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
 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疊疊而愈新挹
 玉膏於萊嶠兮掇紫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
 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墮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
 木覽玄象之韡華兮仍騰躍乎陽一作湯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

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迴兮覲朱
明之赫戲莅群神於夏庭兮迴蒼梧一作而結知繩一作明以承旂
兮駟天馬而高馳讒義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
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歲一作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
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與浮蠲於弱水兮泊舳艫於中流苟精
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
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
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冕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
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
所瀉探龜蛇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晒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
於耳目倘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
廓而凌虛登閭闔而遺一作眷兮頽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

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
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
兮臧考祥於婁句蹈肆暴而保乂兮頽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
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
勞兮欲之者一作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爲匠乾以爲
鈞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
不可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
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颺颺
而遐游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
易而會難願大響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食會司儀於有始兮延
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
狼弧翮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

載輪修祖班命授號轆駟整旅兆司鬱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
 豐隆軒其警衆兮鈎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
 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
 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微霍兮仰流旌垂旄
 焱攸穢纏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
 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以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
 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
 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遙降而速邁華雲
 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燼兮辭天衢心闔曷兮識
 故居路遂適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
 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舉賢良與夏侯
 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

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
 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
 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者皆何事凡
 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
 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
 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
 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
 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
 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
 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
 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
 濱山嶽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

命世傑出而朱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畱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又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旣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

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遠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益元愨委命九夷重譯叩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旣平靡適不懷以育群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劔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旣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總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

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絳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

見禮志卷五

表

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

元康中

元后崩

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過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天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社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

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鑿從女棄之鑿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為皙誠感為作歌曰束

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
東長生哲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為勸農及薙諸
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
其辭曰束皙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吟含毫散藻考
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
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
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于時上國
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
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
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
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
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甯武

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十以接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
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
而事博陸憑蠲首以涉洪流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
徒屈蟠於埽井眇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祕丘且
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
遲而忘大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一本闕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
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何枯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
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威憑執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
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一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
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
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
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蠖蛸其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

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
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
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
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群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
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于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
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此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
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寧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
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汗或不
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筥之龜譬言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
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息乎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
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無鞶纓之請上下相安率
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此禮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

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去其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
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乎八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
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耳其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
勃不能正如意之立于木臥而秦師退凶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
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
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假一作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
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
之糈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
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八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
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鑪為肆神游
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具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
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無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於

丘園背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
華見而奇之石鑿卒王戎乃辟瑒瑒召督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
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督上議曰伏見詔書
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
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
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池之患水旱失中零
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典公理疆畝於原隰勤蓐藜於中田
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
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
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
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
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以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

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會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
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犂羊取之清
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
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
致者也昔騅駟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
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水停滯人
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烏鹵成原其利甚重
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
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
塲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
於畚耒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
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

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其公孫段二篇公孫段

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二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暫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

辨簡

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
非好事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
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
人奉水心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
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
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
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
為相國請為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
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哲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
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
篇行于世云

王接

哲卒

父蔚

接
字登字當焉
收下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
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
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
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為郎七十餘
薦接於原曰夫駢駟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
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
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
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
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
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
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眾書多出異義性簡率
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

永寧初

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
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陽太
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榮
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
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
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
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
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
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
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
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
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

蕩陰之役

接卒

顯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
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顯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
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
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
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
乖礙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
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
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畱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
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
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
為允當又撰列烈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
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

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一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禮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哲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申驥足堯夫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華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垂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群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終

西川忠鳳閣
氏閣開生

晉書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

秦中

詵

西川忠鳳閣
氏閣開生

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

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為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廢主聽用

祭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
威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
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
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
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
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
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
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
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
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
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
施行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

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
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具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
汙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
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漏
網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
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
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
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
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
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
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
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

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易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

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毋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弔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塋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畱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為

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
西虜內侵災責屢見百姓飢饉詔三一作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
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大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
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
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
厥猷子大夫韞韞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
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
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
代故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
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
路斯誠群黎之所欣相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宜禮樂

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
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
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
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
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
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
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罔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
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
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
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
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
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

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其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
 填餓狼之口及其以眾制寡今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
 下之耗已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
 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
 皆兵不血刃摧抑疆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
 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
 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
 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
 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
 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
 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
 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

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
 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
 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
 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
 農者之殖礎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
 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
 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
 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不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
 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僚不
 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
 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
 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眾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

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已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群英延俊又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食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

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虚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郵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為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彙倫攸序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為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為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一作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

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及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于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譚黃門郎譚暮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

太康中

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一作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辨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竒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三屈原放宰嚭寵而伍負戮豈

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曰
 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
 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王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
 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然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
 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安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淆六
 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
 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
 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升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
 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
 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
 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
 賢一作聖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影響杜佞諂之門

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是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
 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
 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
 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無貳之心而吳人越
 雖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
 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一作蜀棲岷
 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
 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
 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
 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閩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
 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
 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

對

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
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為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
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
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
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代作
獫狁為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
人常誠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為佃器自可倒戟干戈苞以
獸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使於散樂休風未為不泰也又策曰夫法
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
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又至於律令應有
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
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

對

策

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
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
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
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
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
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而
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
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義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
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
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眾豈當無卓越
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
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

對

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採英竒於仄陋拔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

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

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

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

服闕爲郵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

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

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

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

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

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

之黨陸瑀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

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

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言露檄

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

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

永寧初

陳敏之亂

建興初

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今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為紀瞻所薦而為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珽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王遠聽以求才為務僚屬量身以審已為分故踈廣告老漢宜不違其志于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闈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

建興初

建興初
太興初

十志力日衰素食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始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始

殆嘗作始

字

表甫

淮南表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
 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一作幘穀中之美莫過稻
 稻不可以為糞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
 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
 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玠問甫曰卿名能辨豈
 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
 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
 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
 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
 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

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
 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適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
 韞價州里哀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今
 思行已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思一作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
 終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鳥路曾飛龍津派
 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素業西入高林謀
 贊曰沿武合開合章難如華主轉難中懸命具州曾派詣舉承
 絲細閣蘇濤之別意謙古人平
 思行已而善志無因甘二皆必更性思之隨樂下許夙尊而春
 驛賈州里東然孰曰性對天問高世雲漸米之浦皆亦且爾矣今
 皇之世天下人安時我圖意外求寶獸轉食對飲干絲浴精等並
 史亞曰夫器如蠶谷外耕下以知蘇壯景贈光刻即生而宜蘇左
 其地對尹八十翁卒於家

晉書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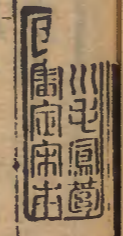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彬 咸尚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
 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
 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
 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
 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
 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
 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
 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
 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蓀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

汲古閣



元康元年德永平

盛選德望以為師傅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通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人使其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茲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虞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舉因此密敕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犯忤者于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

語在統傳卷中

壁修墻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籃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眾用太子恒採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擅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謚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謚

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

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王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籠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

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遣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人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

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邇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

廢非其罪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舍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

太子見推殺

表

於小坊中絕不與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推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傳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怒用啓朕心

賈后見害

冊

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切悼恨震
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
獲爾心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
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
又為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
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既茂髫齡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
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
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寔我不明牝亂沈
裁豐結禍成爾之逝矣誰自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
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關于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
今一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窳窳既營將寧
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

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諡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閭
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彪臧尚
並與父同幽金墉

子彪
子臧
永康元年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永康元
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
而沒今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
即轉為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
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
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
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
諡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為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為皇太

子尚
永康元年
永寧元年
臧遇害
太安初
永寧元年趙王
篡位

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暮諡曰冲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以撥蜂構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魏書卷五十三

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眾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木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邨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

下篇

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鞫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踖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

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轡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

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道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實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雜本缺二十字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之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

大康末

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掌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萑蕪未下鹽鼓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挺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

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
 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
 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
 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免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
 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
 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
 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
 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
 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
 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一作何則修一作心以為量者存乎
 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墜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
 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

豪士賦序

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
 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本集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
 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本集
作勢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
 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
 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本
無此字 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本欠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
 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絃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
 阡陌之上况乎世本集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
 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
 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怏怏不悅

公且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字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本集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刑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本集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

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劬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廣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

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
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
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
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
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
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
已得與之同愛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
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
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
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
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

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
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
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劫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
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費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
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
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
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
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
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
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乖後嗣
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
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

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費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衿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慕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咀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

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闕暫擾而四海已沸騁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政郡縣之長為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捐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云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鬲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

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叅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右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為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能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

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竝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都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旣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字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

孫拯附

吳平後

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練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問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而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

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

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閭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

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能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從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旣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刃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襲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歲聿屢遷措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指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
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
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_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
帝之祀矣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
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罔以雲爲前鋒都督會罔誅轉大將
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
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
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
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
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
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
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

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
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
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
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
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
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
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
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
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
失之機敢竭愚顛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
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卽前

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叅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備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

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一作子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

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為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

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適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

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
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
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豐鍾來葉誅降
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
人事乎

晉書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丞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
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
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
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
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
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
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父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
闈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
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朞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

泰始
抵疑之文

西川
氏樓

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君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廻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

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

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慕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纒盈掃以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嘘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之見僕入朝整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

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看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

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
茂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拭秘管仲蹉電晏嬰遠升鼎湖近超太
平方將保重齋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乞爾養真雖力挾大山將
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
蹴滿結躡先結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
神人乎喻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
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
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
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
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寧戚之迂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
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股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

登阿衡寧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
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
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
狗馬水截蛟龍而鈃刀不能入泥騏驎驪之乘一日而致千里
而鴛鴦不能邁鉉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
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
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
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
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
嫌僕德之不劬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
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微文傳
說操築以寤主寧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

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
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單思於太玄伯玉和柔
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後選補太
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郵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
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
弟淳琬瑄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
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
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
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
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
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
康又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

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宥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
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
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賸索隱
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
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
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盜于穆侯之命厥禮乃
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
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
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獻智奕世載德用慈友
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
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怠唯予躬是懼實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

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子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予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愛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爲政叢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純乃沉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儻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鈍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子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道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剴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于勤厥故維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已

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連存亡之理

元康初湛卒

弟淳

淳子承

太興府上恐有脫語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没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叅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府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帥諸本俱作師周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柝青壇鬱其嶽立兮翠幕黝以

泰始中賦

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
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一作總糖服于縹輓兮紺轅
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
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微風生於
輕憶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
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闔闔洞
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一作轡后妃獻種陸之種司農撰
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一作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
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紵繅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
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擘以發輝兮方綵紛
其繁會五路一作轡鳴鑿九旗揚旒瓊釵入縹雲罕晻藹簫管嘲啞
以啾嘈兮鼓鼙砢砢以砰礚筍虞疑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

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

一作阡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一作倚山顛也於是我皇乃

降靈壇撫御耦游一作坻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

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幼雜選以交

集士女頌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總髻躡踵側肩倚裳連襪黃

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

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

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

父或進而稱曰益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一作民以食

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

一作人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之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

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且不顯夕惕若慄圖

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
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訊日
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
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
或繼之者渺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千萬國愛敬盡
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
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
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旬畿薄採其芳一作大君戾止言籍其農
其農三推萬國以祇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
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
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

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
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
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韜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
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
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
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
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
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驛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
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容
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
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
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贖又諸

劫盜皆起於迴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
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
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之也又行者貪路告糴
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
關逆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櫛
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人校出品郎兩岸
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
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
俗獲行畱之懽心使客舍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
顛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
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
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

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役
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
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
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名以母疾輒去
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諸本俱
缺七字岳性輕躁
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
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
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
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
之題以巧宦之日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
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
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言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

賦

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
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
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
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
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
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稱多者吾豈敢
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
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
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
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
俟伏臘之費季乎惟季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
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

之云厚猶內愧於甯遽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
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身齊逸民名綴下士
背京沂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闢天文之秘
奧觀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徽谿子巨黍異祭
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蟲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
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存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
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
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
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
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
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絃名
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樹離遊鱗澁滴菌苔敷披竹
木翁藹靈果叅差張公大谷之黎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棗
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奈耀丹白之色石
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
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菹薺甘旨蓼葵
芬芳蕷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
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
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宜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
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
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

范嘗作岳

岳遇害

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范
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
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
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
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
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彼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
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
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岳母及兄侍御史
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
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
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
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

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
 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
 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
 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
 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
 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
 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
 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
 不安則始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
 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與於有欲自私者不能
 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

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自欲眾欲並
 爭羣私交伐爭則亂
 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
 得不懼乎然棄本要
 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
 擢穎傾側乎勢利之
 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
 綬之友黨與熾於前
 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
 瓦解求利則託芻豢
 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
 辯雲沸寒暑殊聲朝
 夕異價鴛鴦希奔放之跡鈇刀競一割之用
 至於愛惡相攻與奪
 交戰誹謗噂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卜人伐
 技風頹於上俗弊於
 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
 大者傾國喪家次則
 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
 爭伐哉君子則不然
 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
 德也故遠絕榮利知
 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
 也故有功而不德安

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或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坊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

苟止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虚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不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

太康中

元康初
釋奠禮文

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于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與義發自聖問業終而禮達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

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辭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劬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闐般碎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

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
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因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
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濺漬微猷沐浴
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
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
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太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
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
承哉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
躋濬哲闕茂畱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
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
講閭閻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採幽窮蹟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
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

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疊疊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
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
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
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
清我有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
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
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
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
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
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媿茲一人實副元首季洽家邦光照九有純
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廁身澡
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

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

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苟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旣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

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旣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旣譽旣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競競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筋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日不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漢有慙德武未盡善

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游荒淫沉酒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不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鈞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尠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旣泰四族作奸周室旣隆而管

趙王倫篡位

齊王冏起義

永興末

永嘉

太康初

蔡不虔匪我一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僞又在官君非臣莫治
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
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掃墳
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
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為中書
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
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携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
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
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犍北達褒斜狹

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
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
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
萬夫趨趨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
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
不易憑阻作昏眇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
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
帝遣使鐫之於劔閣山焉載又為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
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
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
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
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

權論之文

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鴛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繫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鞞下也白猿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

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罌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多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閭闕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雋傑卓犖倣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鞞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傳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

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眾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狗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水之津旌拂霄岬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纒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游一作漢涌其後嶮谷啣嘈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賴羣鳴籠其山衝颺發而回

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愬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權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滯短羽之栖翳蒼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穀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岸岬崿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則峻挺茗邈嶢嶢晞三春之溢露愬九秋之鳴颺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梯陟崢嶸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

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
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
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
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
悲蕙蕙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筑嫠爲之擗標孀老爲之嗚咽王
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
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秘宇雕堂綺櫳雲屏
爛盱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闌以萬雉之
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
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頽素煥爛紛拱嵯峨陰虬負
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䟽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
交綺對視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

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
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
觀仰折神籟俯採朝蘭憩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
翼戲中沚潛鯁駭驚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
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
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蠲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
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
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
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
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
陽之飛燕騶唐公之驪驪屯羽隊於外林縱飛翼於中荒爾乃張
脩旻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旣乃

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設金機馳鳴鏑翦剛豪
落勁翮連騎競驚駢武齊轍翁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移
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研班
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睨口齧霜刃足撥飛鋒甌林蹶石扣坡
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賊封豨攢馮豕拉魘控解馳鉤
爪摧踞牙擺瀾漫狼籍傾榛倒壑隕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
隰爲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
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驪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陵阜沾流
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
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邪
谿之鈺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鑄鉞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
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旣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

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鏑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
則三軍白首摩首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陸灑奔駟斷浮翮
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
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
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
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
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
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矚黑照玄絲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
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
春衢整秋御虬螭螭騰騰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
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
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

陽鳥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僞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露鵠霜鷄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躡翰音之跖燕髀猩唇髦殘象白靈川之龜菜黃之鮐丹穴之鸚玄豹之胎燁以秋橙酷以春海接以商王之著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頰尾丹腮紫翼青鬚爾乃命支離飛霜鏤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絀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旣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一作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六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口捷斯人神之所欣一作

歆羌觀聽之所燁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人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徼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玄髻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輜軒地木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服苑戲九尾之禽園棲三足之鳥鳴鳳在

永嘉初

弟元
中興初

見律歷志卷十八也

林夥在黃帝之園有龍游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
靈蔡指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
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
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痊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蔀家之
屋田遊馳蕩利刀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
應子至聞皇風載躡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摘藻為春下有可封之
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為工永嘉初復徵為
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
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
冠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人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

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
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
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
化之幽贖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
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
彈盈果拜塵趨貴茂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
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
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鑿可謂玉質
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傳玄
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及古制

五

贊曰湛稱弄翰縉彩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含章藻思抑揚趨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晉書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彰惇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疑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氏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氏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叛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

論文

東川宅鳳樓
氏關南

畏服疆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人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郟瞞之屬害及齊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起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軻闢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

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
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
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
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毋怙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
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
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
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
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
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
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
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
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

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
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
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
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
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
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
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滑夏
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閩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
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郅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
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
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

十萬水旱之害存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既戮悔惡初
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苦枯
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
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食盡力屈緒
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
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
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
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
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
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
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
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湯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

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
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
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
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
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
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
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
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
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
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
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
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

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察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疆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日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

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眾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

其

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禮例既上於義為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

其

其

其

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持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筭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

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書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蕭然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一作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

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菓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麩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官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為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

永嘉四年統卒

子影

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洛陽令曹懿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敘哀為世所重後為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問軍事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為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闕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為兗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臯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影惇

永和中

哀帝即位

見禮志卷之

簡文帝為相

子孫

元熙中

子惇

蘇峻之亂

冰鎮江州請為長史冰薨庾翼以為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影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代桓景為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為尚書僕射哀帝即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影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籍田影並以為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為僕射積年簡文帝為相每訪政事影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于歆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欽子恒元熙中為西中郎長史恒弟夷尚書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大尉郗鑒檄為兗州治中又辟

康帝為司徒

永和九年停卒

太尉掾康帝為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叅軍徵拜
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
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
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

子衆 洵纂 纂字統 統弟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
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叅鎮東
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
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
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壁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
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
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

書

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
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
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
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
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
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
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空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
左震扶桑輮轆沙漠南而稱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
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也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
聚散大安其居眾庶悅服殊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
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
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攝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

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洲
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茲四紀兩
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
秦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
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
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
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
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
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魏
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
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
爲彊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
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
疆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白項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
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
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
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
往使所究也若能審勢安危自
南越嬰齊人侍北面稱臣伏聽
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
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
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
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
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
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
橫分紫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

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叅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又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責遂湮廢積年初叅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叅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

田文

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惠帝初
太康三年楚卒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畱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

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二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爲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

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血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

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

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志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如顯戮使丹誠上

續

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君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羴位隆端右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聿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遺皓之聿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苞忿奕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一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

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
倡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彰統昆弟江左馳
聲彬彬藻思綽冠群英

